



安身立命的地方

□范 稳

作为一个终身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书房就是他的工作间,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时,我被分配到地质部门工作,一竿子下派到地质队锻炼,成为一名为国找矿的地质队员。地质队的基地在荒郊野岭,远离城市。我的行李除了一个提包外,就是一大纸箱书。本来要安排我住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我对领导说:“我的这些书怎么办?集体宿舍那样吵闹,晚上我怎么看书写作?”领导念及在一大群学地质的学生哥中,只有我一个学中文的,动了恻隐之心,破例让我住进了一个单间。那是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大约有十来平方米,在地质队里只有工龄超过二十年且成了家的人才分得到。一张单人床,一张污渍斑斑的桌子以及一把摇摇晃晃的背靠椅,就是全部家具。我已经很满足,总算有了一方清净之地,而且还有自己的书桌。带来的书就堆在书桌上、床上,我还想找一个书架。一个刚从成都地院毕业的学生哥说:“你这个学文的家伙已经够特殊的了。我们马上就要出野外,有个睡觉的地方就算不错了,你还想有一间书房啊?”

那时,想象不出一间书房是什么样子的。犹记得读书时去先生家求解并背诵先秦古文,先生是学校的名教授,刚分了一套房子,有一间堆满了书的书房。在谈到《离骚》里某个生僻的用词时,先生会指示身边的助手说:“你去左手边第三排书架上找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来。”先生坐拥书山的儒雅和博学,令人艳羡。那时我就想,等我有了家,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

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结婚成家后,也不过蜗居在一间9平方米的斗室——兼具了卧室、客厅、餐厅和厨房的所有生活功能,哪里还有书房的“立锥之地”?90年代中期,分得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房,书房跟孩子的房间并为一处,要看书写作时,孩子就去跟她妈妈住。至于那些日渐丰富起来的书,就哪里有空往哪里塞了。

到了2000年,又搬新家,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书房,三面墙都打成“顶天立地”的固

定书架。尚记得搬家时,单是装书的纸箱就有几十箱。搬家公司的工人问都是些什么,那么沉。我回说:“是书。”那工人师傅扬起一张汗涔涔的脸,疑惑又不悦。我那时想起一句谚语: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有一年,去一个发达了的大学同学家做客,是一座带花园游泳池的大别墅,极尽豪华奢侈。但我发现,偌大一栋楼竟然没有一间书房。博古架上倒是塞满了各类珍奇雅玩,就是没有书架让人养眼。还都是师出同门的文科生呢,我心里顿时找到某种平衡。好吧,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我就甘做一个书(输)家吧。初唐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一诗末尾有云:“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当是一个读书人追求的某种宁静祥和吧?

静坐书房的感觉是美妙的,用目光巡视那一排排的书,就像将军检阅士兵,也像一个“老财主”细数自己的精神食粮。目光有时会停留在某本尚未得及阅读的书籍上,计划在什么时候读它,想象它将会带你走进某个陌生的世界。我估计每个藏书者,都不一定读得完书架上的每一本书。一些书是必须要读的,一些是可读可不读的,还有一些,仅仅是为了收藏、拥有。谁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想到要读它呢?它们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布满岁月的尘埃,书脊上一层薄薄的灰,书页发黄,翻开时甚至会呛人鼻孔,让你打两个响亮的喷嚏,仿佛在责备你来迟了,可你会感到久远的旧时光扑面而来。有时,在我们忙忙碌碌的生活节奏中,可能正好需要这种刹那间就静下来的幸福感。

我的藏书并不在意珍本、善本、孤本等,也非包罗万象、种类齐全,古今中外的经典、工具理论书籍是必须要有的,更多的图书则与我的写作有关。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只是一个作家。在我写“藏地三部曲”时,所有跟藏族有关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书籍,占据了整整三排书架;纳西族的,又占了两排书架;哈尼族的、彝族的,还有抗战历史的,也各占了一排书架。现在各地的典籍、方志、风俗、艺文、文献、传说、回忆录等都

出版甚多,几乎能构成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较为完整的文明景象。我将它们成堆成摞地“请”进书房里,让它们成为我的新朋友,甚至是我无声的老师。几乎是我每写完一部长篇,书房里大约就要添一到两架书。放不下了就到处堆放,填满书房的每一寸空间,以至于在家里,我的书房是最难打扫卫生的。

这世上再宽大的书房,也装不尽天下的好书。可能许多像我这样读书写书一辈子的人,都会面临淘汰书房里的一些书的难题——那就像删减自己的文章一样纠结。说“淘汰”似乎对书的作者不敬,我相信每一本书写成、再出版出来都不易,其间都蕴藏有一些人生故事和经历。我的书架上有别人的书,我也希望我的书永远安静地立在某个读者的书架一角。有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会发来我的几部作品在其书架上并排而立的照片,以证明我们有书缘。这让我很欣慰,有“天涯若比邻”的感慨,且满足了一点小小的虚荣心。我们常说一部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谁知道这个“考验期”会有多长?谁又知道哪一部书经受得起时代、人心的考验,永远站立在别人的书架上并传诸后人?尤其是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现代,一本书不一定会珍贵,但有时会显得太沉重。

很多年前我在藏区跑时,一个经常和我喝酒采风的康巴兄弟是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有一次酒酣耳热中说到图书馆没多少书,我就说我给你们图书馆捐一批书吧。那兄弟说:“太好了,我们会为你专门立一排书架,上面写‘作家范稳捐赠图书’。”我有点受宠若惊,心想这已不是腾挪书房,而是传递文明了,必须认真对待此事。再一次回到藏区时,我的车后排座和后备箱里拉了满满几大箱书,以至于四驱的越野车爬雪山都吃力了。但我想,这些书,哪怕有一个藏区的孩子去翻阅它,我跑这趟也值了。

我曾经发起过一次向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捐赠图书的活动。独龙江乡的独龙族是云南人口较少的民族,现在人口还不过万人,这里新世纪初才通了公

路。我希望我们云南作家的图书能够走进独龙江乡,让小说、诗歌、散文之花也开遍在遥远的边陲,一颗文学种子,说不定就播下了,发芽开花结果了。我们送去了价值30多万的各类图书,在独龙江乡文化室建立起“云南作家书屋”。尽管现在的乡村文化室政府也配送了很多书籍,如“农家书屋”等,但作家的书如果能走向基层,也是书房的一种延伸、文学种子的一次播撒吧。随着全民阅读活动日益开展,一些农民读书会也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如雨后春笋,令人感动眼热。农民朋友们读什么书?怎样组织、引领他们读书?这都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很严酷的事实是:我们的书房遇到了危机。连我都不怎么在书架上查阅图书、检索资料了,因为我有百度、有豆包,有DeepSeek。AI时代似乎在席卷一切,让读书人和写书人都有点张皇失措。人们在手机上听书和阅读,书架上的书更加寂寞冷清。书房还有必要吗?你要读什么,你想查什么,手机都可以帮你搞定。一个家庭里的书房,要么成为摆设,要么等同于储物间。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书房是一个家庭品位的象征,书香从这里溢出。哪怕在陋室寒窑,这种气息千百年来都被证明是一种高贵的精神

滋养。书房里青灯黄卷中的静谧阅读,远胜于刷手机带给人的愉悦。

实际上,我们都还拥有一间广阔无边的书房,那就是大地。云南有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每一座大山都是一个双面书架:一面陈列的是自然山水、森林河流以及动植物的丰饶富饶,一面陈列的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灿烂,我学之不尽,受益匪浅。书房本是学习之地、养心之所,可在斗室之内,亦可在天地之间。而往往是,我在这地阔天高的大书房里,学到的知识更为丰富独特,更为精彩动人。曾有人问起我的创作经验,我告诉他们,当你走出书斋,在某个村寨和一个老人围着火塘、喝着苞谷酒一夜长谈,胜过你在书房里冥思苦想几天几夜。一个比喻、一句农谚、一段历史、一则传说,这些从来没有人写进书里的东西,就是你在大地这间书房里阅读到的最为精彩的华章。它们激活你的灵感,滋养你的才华,使你能不断扩大的视野,拓展想象力的边界。它们不是AI世界“蒸馏”出来的东西,是鲜活的、生动的、独特的全新发现,是行万里路之中的再阅读。谁能拒绝这样一间博大精深、广袤无边的书房呢?



作者在书房

宠物鸭子小记

□李 丽



阳春三月的一天,和朋友在东四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他说起一件趣事:有一次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看到一位阿姨自顾自地往前走,身旁一只鸭子摇摇摆摆紧随其后,与阿姨的步伐十分默契,成为道路上一道奇特的风景。朋友禁不住上前攀谈,得知这只鸭子是阿姨养的宠物,与阿姨形影不离。阿姨家就住在附近,朋友提议吃完饭一起去看那只宠物鸭。我欣然同意,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听说过养猫狗当宠物的,但养一只鸭子作宠物,还是头一回听说。

饭后,朋友在微信上与那位阿姨打好招呼后,我们便直奔她家而去。推开两扇红漆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高大的白玉兰树,在蓝天的掩映下,满树的玉兰花显得更加素洁淡雅,为四合院增添了一份春意。

阿姨从里屋出来,穿着中式的对襟上衣,头发花白,笑意盈盈,面容和善。阿姨说这棵白玉兰是在她刚搬进这个院子时种上的,如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我们正流连在白玉兰的清香中,阿姨指着旁边的一棵树说:“这是蜡梅,每年它都要等到玉兰花开才谢。”我们惊奇地望去,可不是

嘛,一朵朵鹅黄色的蜡梅花在硕大的玉兰花的衬托下愈显娇嫩。阿姨的一个“等”字赋予了蜡梅灵性,似乎蜡梅与玉兰是一对知己,蜡梅本应在寒冬腊月开放,只因与玉兰有了约定,才一直坚守到来年三月,以满树鹅黄来奔赴这场与知己的春日之约,这一黄一白,并肩绽放,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生命之美不仅在于各自独立的绚烂,也在于跨越界线、共赴约定的默契与深情。

正沉浸在这份感动中,朋友向我指了指阿姨脚边的一只鸭子,说:“就是它了!”一进门就被繁花吸引,竟忽略了一直在旁默默观察我们的“主角”。阿姨笑着说:“这只鸭子像是把我当成它妈妈了,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就连睡觉都睡在我床边。同事送来的时候,它刚出生一个星期,浑身黑黢黢的,长得很丑,没想到长大后竟是这么漂亮的绿头鸭。”

鸭子头部绿色油亮的羽毛深邃而绮丽,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熠熠生辉,如同戴了一个翡翠王冠。脖颈处是一圈洁白如霜的领环,与头部的翠绿形成鲜明对比,宛如佩戴了一条精致的珍珠项链,华贵而又灵动。它的眼睛明亮而机敏,似乎听懂了阿姨的夸奖,得意地高昂着头。阿姨笑着看向鸭子,眼神里写满了怜爱。她进屋为我们倒茶时,鸭子也一摇一摆地跟在身后,真是个忠诚的“小跟班”!

房门前挂着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的牌匾,问了阿姨,才知道他们一家都当过兵,从部队转业后到民航系统工作了一辈子。平时儿女工作忙碌,鸭子成为夫妇的陪伴,为二人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乐趣,阿姨骄傲地说:“鸭子很有灵性,你对它好,它能感受到,也会同样对你好!”

我国古人视鸭子为祥瑞之禽,《诗经》有云:“凫鹥在潭,公尸来燕来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而文人墨客亦对鸭子情有独钟,在他们的诗词歌赋中,鸭子常常成为田园风光与和谐生活的象征。宋朝诗人戴复古笔下的“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便以鸭子自由自在游乐的形象,寄寓了诗人对田园之美、自然之趣的向往。阿姨与绿头鸭共度的美好时光,何尝不是如此?在都市的繁忙与喧嚣之中,他们彼此陪伴,共享岁月静好,构筑起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小世界,让自古以来人们对生命的尊崇在现代生活中得以传承。

临别时,阿姨送我们出门,鸭子嘎嘎叫着跑到前面为我们引路。阿姨笑着说:“它就是个‘人来疯’!”

走出巷口,回头望去,阿姨和鸭子还站在门前目送着我们。方寸天地,一人一鸭,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唤醒我们对生命最纯粹的热爱与尊重。天地大美,万物有灵,愿世间所有的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

静默的树

□尚书华

那日,正逢立冬,山上刚刚落了一场雪,把幽深的山林变得一片白茫茫。气温陡然下降,林中更加清寂。我们怀着一份虔诚,踏着初雪,来到长白山北坡谒见一棵千年古树,一棵历经沧桑的东北红豆杉。

北方的树木与南方的树木相比,生存常常是更艰难的,漫长、寒冷的冬天会让一切植物失去生机。站在这棵标签上写着已有两千八百年历史的东北红豆杉面前,敬畏之意油然而生。俨然面前挺立的不是一棵千年古树,而是一位历遭劫难仍活在世、有灵魂的植物始祖。在南方,三四千年的古树并不罕见,而在东北的长白山区,这棵东北红豆杉着实稀罕。

此刻,隔着一圈围栏,我崇拜的目光如同摄像机的镜头,从围系着多条红布的树的根部起幅,慢慢上移,生怕漏掉一点点斑驳的表皮,漏掉这记载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每一寸光阴。

没人真正知晓,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它都经历了什么。两千八百年来,长白山作为一座活火山曾多次喷发。仅最近的五百年间,有记载的喷发就有三次,每一次喷发都会对周边数十公里的动植物造成惨重的伤害。令人惊奇的是,这棵东北红豆杉却安然无恙,成为长白山区植物生长的活化石。

几千年的时光中,它本可以长得体形高大、气势卓然,可它偏偏没有,甚至故意矮化自己,长得比周围其他树木都矮上一截。似乎是它与生俱来的智慧,让它不出风头,好让别的树冠遮蔽着它。这样,不仅少了很多风雨的侵袭,连冬天也少了很

多压在身上的沉重积雪。

历经数十个朝代,它就默默站在这里。观云波浩荡变幻,经山崩地裂洗礼,根扎岩土隙缝,老干虬枝如臂,翠叶似针,籽红如豆,皮披沧桑,树挂岁月。它一定还记得渤海国去往大唐的那条朝贡道,那支载满了长白山珍品的驮队。它也曾目睹过一个叫作肃慎的族群是怎样一步步演化为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一支浩浩荡荡的马队如何在东北大地纵横驰骋,在白山黑水间日益壮大。我想,它那饱经风霜的粗壮躯体不知多少次作为参照物为迷路的人指示过方向,为艰辛营生的放山人遮挡过山风苦雨,也许它还曾为抗联战士阻挡过日本人的子弹……谁能计算出它几千年来护佑过多少草木、动物,释放过多少氧气,给人世间带来多少福分?

眼前这棵活了两千八百年的东北红豆杉,经历的岁月比如今站在它面前的人们多得多,而它却依旧低头将根扎在大地,静默不语。

初秋的清晨,天边挂着下弦月与几颗未眠的星辰,我从床上爬起,心中揣着一个梦——去看那片海,那片在冰心老人笔下流淌着无尽温柔与深邃情感的海。我知道,这座城市就藏着那片让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蔚蓝。

城市的喧嚣在夜色中沉睡,我静静地踏上前往海边的路。街道两旁的路灯散发出柔和的光,为这寂寥的夜色增添了几分温馨。偶尔有几只夜归的鸟儿掠过头顶,发出清脆的鸣叫声。海风带着微凉轻轻拂过脸颊,似乎在领着我向那片海靠近。

二十分钟后,我终于站在了海边。望着这片还未被晨光完全唤醒的海域,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海,是如此辽阔,仿佛能容纳世间所有的阴晴圆缺;海,又是如此深邃,让人不禁想要探寻它那无尽的秘密,而此刻的我,正伫立在这片被冰心老人深情描绘过的海域前,试图用自己的双眼,去捕捉那流淌在文字间的情感与景致。

我知道,冰心老人笔下的海是温柔和慈爱的,就像一位母亲用宽广胸怀去拥抱归游的游子。在冰心老人温婉的笔触下,这片海被赋予了生命与灵魂,不再是单纯的水与天的交界,而成了一个充满梦幻与深情的世界。冰心老人曾经写道,海是广大的,是神秘的,是美丽的,她有着博大的胸怀,能够包容世间万物。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让海风带着海水的咸味和清晨的清新涌入我的胸膛。我仿佛能感受到冰心老人笔下的温柔与慈爱,它们化作一股清流,汩汩流入了我的心田。

在我的想象里,就在我脚下的这个海边,冰心老人或许曾独自漫步,感受着海风轻拂,聆听着海浪歌唱;或许曾凝视着远方那无垠的海面,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思绪与情感。这片海寄托了她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对人性美好与善良的无限追求。

随着时间悄然流逝,天边开始泛起一抹淡淡的橘红色。那是日出的前奏,是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瞬间。我瞪大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只见海平面上,一道金色的光芒逐渐显露出来,像是大海的眼眸,在晨光中缓缓睁开。那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耀眼,最终化作一轮红日,从海平线上跃然而出。

红日的光芒瞬间洒满了整个海面,金色的阳光与深蓝的海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此刻沐浴在阳光里的我,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激。我知道,这一刻的美好不仅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冰心老人用她那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的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

我沿着海岸前行,脚下的沙滩柔软而细腻,每一步都踏出了深深印记。我捡起一块贝壳,轻轻放在耳边,仿佛能听到大海深处的呼唤。那声音悠远而深邃,像是在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与传奇。我知道这些故事与传奇中,定有冰心老人留下的足迹与情感。

放眼望去,眼前的海是如此蓝,蓝得深邃,蓝得纯

星河

